

# 珍视残奥会留下的精神遗产

## 今日视点

今天,北京残奥会就要拉上帷幕了。北京残奥会留给中国最大的精神遗产是什么?我的看法,当是国民精神的重塑和刷新,国人在审视自我中,重新认识和学会尊重残疾人。

健全人该怎么对待残疾人?国际残奥委主席菲利普·克雷文说:首先是尊重,这包括称呼、行为和态度的方方面面。尊重不是不讲技巧的施舍,不是不懂含蓄的帮扶,尊重,需要的是细腻的体恤,比如,坐轮椅的残疾人在未征得

本人同意前不能扶。

当下,对残疾人而言,仍缺少无障碍设施。前段时间,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发现:残疾人专用设施被破坏、占用或根本没有;大部分公共设施都有台阶,同时配备轮椅缓坡的很少;公共卫生间使用不方便;公交车或地铁进不了站或上不了车;公交车和地铁换乘不方便……借用被称为“轮椅上的天使”金晶的话说,就是“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接纳度还需要提高”。

残疾人不仅在通行上应实现无障碍,在权利上更应该

无障碍。残疾人的福利保障标准应该随经济发展而提高;残疾人就业领域还存在诸多障碍,一些歧视和偏见有待消除,残疾人的收入水平较健全人存在不小的差距;残疾人的受教育比例不高,需要拿出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特殊学校的建设。以残疾人就业为例,《残疾人保障法》和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明确规定,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,要通过多种渠道、多种形式,帮助、支持残疾人就业,鼓励残疾人通过应聘等多种形式就业。但遗憾的是,残疾人就业遭遇歧视的

事例屡屡见诸报端。

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说,“残疾人运动会是唤起人类良知的运动会”。诚然!残疾人的生活彰显着健全人的良知,每个残疾人都与我们休戚与共,每个健全人都应该与残疾人同气相求。正源于此,可以说,一部残疾人运动史,就是一部人类呵护生命关爱生命的文明史。然而,残奥会终会结束,生活仍在继续。这就需要我们把尊重残疾人当作信仰的图腾,当作普普通通的生活方式。

(王石川)

# 雷曼破产让金融市场回归保守

## 【财经纵横之叶檀专栏】

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,次贷危机继续深化,全球经济衰退。美国金融市场积累了几十年的弊端,借由房地产证券化产品,爆发式地呈现在所有人眼前。

不管雷曼兄弟是以什么而退出金融舞台的,雷曼退出舞台本身已经告诉我们,美国已经在金融杠杆化与衍生品复杂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。

没有人愿意替雷曼买单。美国银行、中东主要基金与韩国产业银行,在次贷危机初期抄底购买股权,已经使主权基金在股市上的浮夸至少在30%以上,引起主权基金国内部的强烈反弹。事实证明,这些次贷产品的破坏力远远大于9·11与上世纪90年代初网络泡沫崩溃的破坏力,各金融机构的谨慎有足够的理由。

9·11是来自外部的强烈打压,没有破坏美国金融机

构的内部竞争力;网络泡沫崩溃留下的不是一地鸡毛,而是全球大幅提高的劳动生产力。次贷危机截然不同,暴露了美国金融与产业结构的所有软肋。各方正在反思经济发展模式与美式金融王国的弊端。

美国的房地产贷款是支撑贷款消费的基础,购房者通过贷款购房,通过增值的房屋获得消费贷款,通过各种金融机构,房地产贷款产品被证券化后,出售到全世界——以房地产为中心形成贷款、消费、生产链条,全球的美元资产源源不断地汇聚到美国,以负债或者债权的形式。

这一模式从克林顿时代已经开始,但到去年年初,走到了尽头。由于美联储加息、房地产价值下降,购房者无法继续还贷,信用破产。而后次贷产品价格下降,优质债券价格受到打压,信用市场突然紧缩,住宅地产信用破灭过度到商业地产,此时,贪婪的金融衍生品的当,金融市场的基本

机构大吃受伤的猎物——那些前期大肆做多次贷衍生品的金融机构。

3月中旬,贝尔斯登倾覆的前一天,雷曼兄弟公布其一季度财务报告,实现4.89亿美元的利润。

但雷曼没有及时以低价出手资产,二季报公布时宣称仍有约300亿美元的住宅抵押资产和约350亿美元的商业房地产资产。在合并报表后,再也无法包裹住巨额的隐匿亏损,轰然倒地。

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深刻变化,投资者越来越趋向保守,声称,“我们要回到金融的本源”,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表示:“最终大家可能会发觉有需要回到基本去,再次认清金融的根本目的,而负责保障公众利益的监管机构也要意识到,最简单的方法长远来说可能更具成本效益。”实际上在说,我们不愿意上华尔街复杂到无人能懂的金融衍生品的当,金融市场的基本

功能是融通资金,而不是让贪婪者得暴利。

投资者已经开始自我保护,手握现金,投资最保守的资产,以求度过严冬:各个市场的投资者均缩减杠杆头寸;投资者转向现金和国债等安全资产,因此推高美国隔夜利率,远远高出美联储的目标水平。

美联储作出反应,接连向市场注入200亿美元和500亿美元资金,但隔夜利率仍然高过目标水平2%—1倍左右。

华尔街的下一步引爆点在哪里?可能是信用卡系统,可能是信贷违约掉期,这将是比次贷威力更大的炸弹。美国次贷危机会让监管更加严厉,对金融机构的表外资产会有更透明的要求,评级机构的失信评级将受到管制。

次贷危机,说明金融衍生品应该有明确的疆界,而金融市场趋向保守,正是认可了保守的趋向。

(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)

# “跟小贩聊天”也是城管的工作

## 热点纵论

重庆一名城管队员被开除,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却在网上搞得很热闹。为什么呢?因为这名城管队员被称为“跷腿城管”,他在上班时间跷腿坐在路边与小贩聊天,最终被南岸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“工作时间不作为”为由开除。

(9月16日《重庆商报》)

城管队说,这个“跷腿城管”损害了城管的执法形象,如果我没估计错,所谓损害形象云云,并不是指被开除的王某“跷腿”,而是指他竟然悠闲地和小贩聊天,对违规摆摊熟视无睹。城管队以“不作为”为由开除他,依据实在是找得很准。因此,网友们一股脑地称王某为“跷腿城管”,实在是有点搞偏了,叫“聊天城管”似乎更合适一点。既然王某因为跟小贩聊天被开除,

那么,自然而然就会带出来这样一个问题:城管是不是就不能跟小贩聊天?是不是看到违规摆摊就不由分说扑上去?

腾讯网在转载这条新闻时做了一个小调查,结果有点出人意料,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“超赞”王某,认为他的举动是“城管与小贩和谐相处,人性化管理”。至于“城管对小贩,该严该松”这个问题,也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:应该宽松管理,大家都应该生活。这样看来,王某是很有点头的。

老实说,一个执法者在大街上面对执法对象跷腿而坐,形象的确是不太好。但也仅仅是形象不太好而已,说到“不作为”,帽子扣得就有点大了。城管队以“不作为”将其开除,虽然看起来理由冠冕堂皇,但恰恰暴露出了城市管理的一种方式。那些街头小贩,绝大多数都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

维——城管就应该是硬邦邦的,戴着盔甲强拖硬拽才是正常,跟小贩拉家常聊天就是不正常。

城管的“硬”,我们见识了不少,由此引发的悲剧也不知凡几。但城管的“软”,我们却见得很少,但归根结底,了解和化解矛盾也是城管的重要工作之一,因此,城管有的时候“软”一点,也是个好事情。前段时间云南搞了个女子城管队,很多人都说这是个摆着看的花瓶、是形象工程,我倒不这么看,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,女子城管都比那些武装到牙齿的城管队员要顺眼得多。

我始终认为,剑拔弩张不应该是城管与小贩之间的唯一关系。城管和小贩,没必要搞得时时刻刻跟仇人见面对似的。城管队员跟小贩多交流少冲突,其实也是城市管理的一种方式。那些街头小贩,绝大多数都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

上街摆摊的,而弱者的生存权高于城市形象,这样的概念已经越来越为人所熟知。

作为经常与小贩们打交道的城管队员,了解这些弱者的生存艰难以及现实困难,是最为便捷的。一个城管队员能够通过与小贩的聊天了解他们的现实困难,进而将他们的需求转达上去,促进城市管理者帮助这些弱者解决生计问题(比如划定摆摊区域),这样的城管队员,不仅不能开除,还应该大力褒奖才对。

王某与小贩的聊天具体有哪些内容,我们不得而知,但城管队仅仅因为他“聊天而不断然执法”就将其开除,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小贩和城管,在对方眼中都可以是值得交心的“人”,对“跷腿城管”被开除的遗憾,实际上,恰恰隐含着我们对这种关系的渴望。

(本报评论员 赵勇)

# 政府应远离“美女养眼指数”

## 公民发言

《华西都市报》9月16日报道,四川成都春熙路美女云集,给很多外地游客留下深刻印象。春熙路的美女到底有多美?美女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?9月19日,一份由锦江区人民政府组织、专业调查公司调查的春熙路“美女养眼指数”将首次发布。

即将发布的“美女养眼指数”的背后,竟然包含着政

府的身影,相信这会雷倒很多人——这个所谓的指数,除了制造噱头、提供谈资,于民生何益?与发展何干?制造噱头、提供谈资的事,应该交由民间的“好事者”去做,政府贸然介入、热衷此道,未免错位得离谱。

其实,“美女养眼指数”最重要的问题不在技术层面,而在当地政府在此事上的执政思维存在问题。在自己的辖区内,有多少儿童失学,有

多少贫困人口生活无保障,远比当地某条街上有多少美女重要;市政设施哪些地方不合理,哪些事情要急着帮老百姓解决,远比春熙路的美女到底有多美重要;编制绿色GDP指数,缩小贫富差距指数,提升幸福感指数,远比发布“美女养眼指数”重要。

是的,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交通、物价、污染……很多很多问题都亟待解决和应对,对“美女问题”,政府实在不必

操心。一个心系百姓的政府,它关心辖区内的每一个人。在政府眼中,只应该有每一个百姓的权利“美”还是“不美”,不存在哪一个百姓长得美还是不美。假如哪个地方政府发布“权利保障指数”,笔者举双手赞成;而对于“美女养眼指数”,政府根本没必要去碰,应该交由那些热衷于评选“史上最牛”、“史上最强”、“史上最雷”的民间人士去发布。(李辉)

# 博士先生,教育没有世外桃源

## 热点纵论

南开大学毕业的博士袁鸿林放弃自己的事业,回家做起了“全职爸爸”——不送女儿去学校读书,而是留在身边亲自培养,理由是“对体制内教育不信任”,近日,《嘉兴日报》对此事进行了连续报道,在当地产生了不小反响,有不少家长想将子女送到袁鸿林门下,以期早日成才。

袁博士自办私塾教女儿,更像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控诉,而我对此举却并不看好,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想请教于袁博士。

其一,袁博士是一位全能型中小学教师吗?在一般人的想象中,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教一个中小学生是绰绰有余的,其实不然。博士无非是指术业有专攻的人,而一个中小学生,要学习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音乐、体育等课程,物理博士未必教得好中小学语文,中文博士未必教得好中小学数学——那么,袁博士足以胜任所有中小学课程的教学吗?如果不能,是不是还得招一帮老师教自己的女儿,自己做校长?

其二,袁博士是否已经寻找到了教育良方?现行教育体制确实不尽如人意,但视野之内,还没有谁能提出一整套科学而可行的教育良方,足以取

现代行教育模式。而从新闻报道中,也没有看出袁博士的育女方法有什么新奇之处,无非是让爱女多背一些诗文,多读一些名著,学习进度快一些,以至于9岁女儿的“英语和文史功底应该超过了初中生水平”。而这些成绩的取得,可能是以牺牲孩子的玩耍时间为代价的。

其三,袁博士的私塾教育如何与高考对接?这是一件大麻烦事。要让女儿成为硕士、博士,首先得过高考这一关,袁博士总不能自己给女儿授学位。而高考指挥棒之下,几乎所有中小学教育都变成了应试教育,袁博士的私塾教育如何独善其身?袁博士说“大不了不要学位、学历”,这话未免过分超脱了——没有学历就难找工作,哪怕你是一位天才,不知道女儿长大后会不会有埋怨?

袁博士自办私塾教女儿,其初衷可能是想营造一个教育的“世外桃源”。可是,所谓“教育”、“人才”本身就是社会化概念,教育不能闭门造车,人才只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才成其为人才。

对现行教育不满,逃避不是办法,实际上也逃避不了,唯有不断改进它——作为高学历知识分子,袁博士也有责任提出意见、建议与批评,为改进现行教育制度鼓与呼。

(晏扬)

# 别老惦着黄金周的那点银子

## 热点纵论

从今年元旦小长假过后,就不停看到有关五一黄金周的“悼念”文章。这不,今年中秋刚过,就又有记者从广东三大旅行社获悉,4个小黄金周出游总数只抵五一长假的八成,营业总额也只相当于去年“五一”的七成(9月16日《广州日报》),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新的假期改革很失败,小长假远不如黄金周来得痛快实惠!

果真如此吗?事实上,别看每年黄金周景区人满为患,但相对于更多人来讲,选择旅行的还是少数。据我所知,对于很多无力也无心旅行的人,他们常常被长达7天的假期弄得无所适从,除了喝酒打牌,就是拿个遥控器在电视机前乱换频道,假期过后,那“假日综合征”不犯才怪。要我说,类似上

述这样的黄金周“悼念”文章或报道,其实都不只是片面的问题,更是一种经济上的短视和文化上的斜视,国家设立假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?说白了,就是让公民有休闲的机会,至于经济,只是其附带的“副业”,“副业”搞好了当然好,搞不好,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从这个角度出发,“假日经济”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一种“旁门左道”的经济手段,我们在十多年前这样安排或许有其必要,但现在已经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时代了,再抱着过去那种经济至上的思维看待问题,实在要不得。

当然,现在的假期改革并非尽善尽美,但两者相较取其轻,4个小长假时间虽短,但能让人们获得更频繁的休闲机会,总比憋了半年跟发泄似的报复性地猛玩一把要强。

(衙外)

# “90后”大可扔掉另类标签

## 另论锋生

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,北京部分高校迎来了新一届大学生:“90后”一代。此前,“90后”大学生被标上一些鲜明的特征符号:“入学装备达两万元”、“没有责任感”等。“那是人们对我们的误读与偏见。”北京大学新生周源的看法代表了很多“90后”大学生的心声。

(《中国青年报》9月16日)这些符号实际上反映出成人世界的深刻焦虑:一方面,大人们努力奋斗就是为了给“90后”们创造更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,另一方面却又十分担忧“90后”会因此缺乏责任感。这些附加的标签,就是对“90后”各种缺点放大的结果。

其实,来自成人世界的这种焦虑,对于“90后”们来说是让人委屈的,显然,他们有权拒绝这样的“焦虑标签”。“那是

人们的误读与偏见。”所以,“90后”大学生们的这一声音,应该被更多的人们听到,被全社会听见。是的,人们应该给予“90后”更多的信心、更多的包容、更多的“赏识教育”,而不是处处暴露自己的焦虑。人们应该相信: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际遇和成长历程,“90后”在物质相对富足的环境里长大,他们其实比在物质匮乏年代里成长的人更加懂得从容。他们成长在全球化的时代,眼界也会更开阔、胸襟也会更广博,更懂得民主、规则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。当今时代竞争更激烈,“90后”的成长并不缺乏磨砺的机会。

尽责不能变成苛责,当“90后”即将长成,社会应该克服自己的焦虑,给他们更多一点平等、尊重、信任的眼光。这不仅有助于消弭代沟,更有助于“90后”在更加自信、自尊、自强的心情下接过时代的接力棒。

(邓清波)